

# 近八十年來從大陸到台灣胡適禪學研究的開展與爭辯史再檢討（十一）

江燦騰

## 陸、結語

經過以上篇幅不算短的討論後，對胡適的禪學研究，大致可以歸納出幾點較明確的學術貢獻，和值得我們反思的相關學術批評問題：

1、胡適的禪學研究，是近代中國學人中，研究時間持續最久的。由於時間久，才能不斷地向學界傳遞訊息，影響面也相對增大。

2、胡適的禪學研究，是伴隨著新史料的發現。而且他將此史料發現的學術效應，迅速推廣到國際學術界。不但開拓了新的研究視野，也使他在神會的研究問題與「楞伽宗」的確立問題上，據有先驅性的國際地位。這在中國學人中，是沒有第二人堪可相比的。因此，他在本書中，可作為戰後現代性宗教學術研究典範的薪火相傳最佳例證，應是無可爭議的。

3、胡適的研究方法學，是以文獻的考據為主，用

禪宗史各種史料相對比，以揭穿其中隱含的「作偽」成份。所以他是用找證據的方式，大膽地向傳統的禪宗史料挑戰。因此他自己承認：「破壞面居多」。雖然如此，如果沒有此一來自胡適的嚴厲質疑，中國禪宗史的研究，可能沒有今天這樣的面貌和水平。他實際上促使中國禪宗史研究，產生了一個新的反省，是一種必要的刺激品。這大概屬於開風氣大師的主要功用吧！

4、胡適是善於發現問題和勇於提出質疑的。假使沒有這一特質，他的學術影響面，不會如此大和如此強。縱使他錯解了，或常被批評為「大膽」和「武斷」，可是批評者仍然在他的問題意識籠罩之下。換言之，胡適的論斷，不管正確與否，都使別人有文章可作。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中國禪學研究，在中國學人間，將寂寞多矣！

5、雖然印順在證據的解讀上，超越胡適。但我們

必須將印順視為後期的禪學研究者，是在胡適去世多年後，運用各種新史料和新研究意見，來提昇自己的研究水平。就這一點來說，他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若非胡適發現新史料和提出新觀點，日本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同樣地也使印、冉失去了就此一主題發言的機會。因此，胡適的研究和印、冉之間，形成一種批判式薪傳作用。

6、胡適之後，中國學者之間，已罕有新禪宗史料的重要發現。《敦博本壇經》，雖有校勘上的功能，但它在國際學界大量的史料發現和豐富研究成果的對比之下，顯得發現時間稍晚，作用較小。因此，就國際禪學界來說，中國學界能發揮影響力的人，也就不多了。

7、印順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但若無日本學者的既有史料整理，他也無從進行如《中國禪宗史》一書的深入研究。此種中日學界的大環境差異，令人思之，倍加感慨！

8、戰後在台灣有一些不滿胡適批判論點的台灣佛教僧侶和居士們，雖曾此互相串連和大量撰文反駁胡適的否定性觀點，其中某些態度激烈者，甚至以譏嘲和辱罵之語，加諸胡適身上或其歷來之作爲。

但是，佛教史家與印順學專家侯坤宏教授則認爲：

胡適雖也研究佛學，但他在心理上，其實是反佛的，不過，他生平曾一再強調做研究，一定要有證據才能說話，因此就其治學方法與嚴謹的心態來說，是很值得我們稱讚的。

可是，像這樣的科學理性治學觀點，在一些佛教界的人士看來，就等於是在對虛雲和尚這樣才、德兼備者的大不敬。換言之，胡適所提出的一切質疑，對於那些以信仰取向爲認知重心的佛教界人士來說，就是意在「破壞佛教」，就是假借其所標榜的「考據」之名，來「作謗佛、謗法、謗僧勾當」，以及意圖「向青年散播反宗教思想毒素」。

因此，侯坤宏教授評論兩者說，有些佛教界人士的批判像胡適等著名的世俗學者之相關論點，其實是站在「護法、護教」立場，而做出的激烈反駁和抗議行爲，當然不能說彼等過激的行爲或言論，都完全是「理性的抗議」表現。這是因爲胡適是學者，佛教人士若要與他論辯，還是要從學術角色下手才行。

他舉例說，就像胡適對《虛雲和尚年譜》提出質疑的這件大爭議，原是在正常學術規範裡可以被允許的理智行爲，不論對或錯，都可以接受以同樣方式所形成的再批評或反質疑。

（全文完）

## 註釋：

1. 所以，龔雋在〈胡適與近代型態禪學史研究的誕生〉一文中也同樣提到：「如果我們要追述現代學術史意義上的禪學史研究，則不能不說是胡適開創了這一新的研究典範。」見龔雋，《中國禪學研究的入門》，頁七—八。
2. 樂觀曾特編輯，《闡胡說集》（緬甸：緬華佛教僧伽

會，民國四十九年六月），頁一。

3. 樂觀編輯，《闡胡說集》，頁一。
4. 以上侯坤宏的相關討論，可參見江燦騰主編，《戰後漢傳佛教史》（台北：五南，二〇一一年）第七章〈捍衛自教立場？抑或維護信仰自由？（一九四九—二〇一一）戰後台灣佛教六十多年來「護法運動」相繼出現的再檢討〉中的詳細說明。

# 中國佛教會仁王護國息災祈福法會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造成數萬名確診患者，超過千人死亡，台灣也有近二十確診病例。疫情所及，一時間全球各國口罩嚴重短缺，人心惶惶，對經濟的損害更是不可限量。秉持佛陀慈悲濟世的胸懷，中國佛教會於二月十一日農曆假台南市白河區大仙寺隆重舉行仁王護國息災祈福大法會，祈誦千萬甚深經咒，消弭新型冠狀病毒為主旨。

此次法會同時匯集十方大德持誦千萬經咒與佛號，迴向全球及受災民衆，希望以佛菩薩的慈悲願力化解世間的苦厄，全國佛教徒虔誠共修持誦經咒，期許

獲得佛菩薩的庇佑，讓佛光普照大地，護佑一切有情及無形衆生，令台灣國泰民安諸般吉祥。

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耀法師表示，一年交替之時，靜動之間定有衝擊，難免災難，以佛教的角度，此為衆生業力所成，若人類不希望召感災難業力，則應不造殺生的共業，心存悲憫之心，改變飲食習慣，提倡愛地球、敬生命的健康素食，則可轉換怨恨為祥和之氣。並呼籲各界人士，不論信仰宗教為何，出席共為衆生祈福祝禱，人人皆以善念安住正念，早日化解新型冠狀病毒疫情。